

《三国志演义》四郑刊本试论(下)

刘 世 德

五、书叶与文字的残缺:孰先孰后?

郑纯镐刊本和郑世容刊本有相同的残缺的情况。残缺的情况有两种,一为书叶的残缺,一为文字的空缺。

相同的书叶残缺,有下列二例:

- 1)卷七末叶后半叶至第五行止,下缺十行(图残,正文不缺)。
- 2)卷八末叶缺后半叶。

相同的文字空缺,可举以下八例:

- 1)卷四第七叶前半叶,“吾闻将治天下者不害人之亲”,“将”字下夺“以孝”二字。
- 2)卷十第十六叶前半叶第十行“超亦不信”之下空缺一字。
- 3)卷十二后半叶插图右侧标目“玄德孔明”,“玄”字空缺。
- 4)卷十五第九叶前半叶,“上国天使不拜小□邦”,空缺一字。
- 5)卷十八第二十六叶后半叶,“大司农印□绶在此”,空缺一字。
- 6)卷十八第三十一叶前半叶,“岂所谓贻厥孙谋以燕翼子□哉”,空缺一字。
- 7)卷二十第二十叶前半叶,“何不□封钟会为司徒以制之”,空缺一字。

8) 卷二十第二十六叶前半叶,“孚乃炎之叔祖□,炎见孚如此”,空缺一字。

以上八个例子可以证明,郑纯镐刊本和郑世容刊本在印刷时使用的是同一版片。

可是,另一方面,郑纯镐刊本和郑世容刊本又有不同的书叶残缺的情况。

郑纯镐刊本残缺之例有十三,如下:

- 1) 卷一末叶后半叶,至第四行止,下缺十一行(无文字与图)。
- 2) 卷二第二十五叶后半叶、第二十六叶前半叶,缺。
- 3) 卷二末叶后半叶,至第六行止,下缺九行。
- 4) 卷七末叶后半叶,至第六行止,下缺九行(图残)。
- 5) 卷十一第二十六叶缺。
- 6) 卷十一末叶后半叶,至第七行止,下缺八行(图残)。
- 7) 卷十二第七叶缺。
- 8) 卷十三末叶后半叶,至第五行止,下缺十行(图残)。
- 9) 卷十四末叶后半叶,至第五行止,下缺十行(无文字与图)。
- 10) 卷十五末叶后半叶,仅存八行(图残)。
- 11) 卷十六末叶后半叶,仅存六行。
- 12) 卷十七末叶后半叶,仅存两行。
- 13) 卷十八,仅存八行(图残)。

以上十三例,在郑世容刊本中,都和郑纯镐刊本不同,书叶不残缺或残缺情况不同。

而郑世容刊本也有十八例书叶残缺之处,如下:

- 1) 卷一至第三十五叶止,下缺两叶。
- 2) 卷三末叶后半叶至第十一行止,下缺四行(图残)。
- 3) 卷四末叶后半叶至第十二行止,下缺三行(图残)。^⑩
- 4) 卷六末叶后半叶至第九行止,下缺六行(图残);且第一行至第八行各缺三至六字不等。

- 5)卷七末叶后半叶至第五行止,下缺十行(图残)。
- 6)卷八第五叶缺。
- 7)卷九末叶后半叶至十一行止,下缺四行(图残)。
- 8)卷十第十九叶前半叶缺。
- 9)卷十一末叶后半叶至第四行止,下缺十一行(图残)。
- 10)卷十三末叶后半叶至第八行止,下缺七行(图残)。
- 11)卷十四至第三十叶止,下缺一叶。
- 12)卷十五首叶前半叶自第四、五行起,上缺四、五行;末叶后半叶仅存十行(图残)。
- 13)卷十六至第三十一叶止,下缺一叶。
- 14)卷十七末叶缺后半叶(无文字与图)。
- 15)卷十八首叶缺前半叶。
- 16)卷十八末叶后半叶仅存六行,下缺九行(图残)。
- 17)卷十九第十一叶前半叶左下角残缺^⑨。
- 18)卷二十第二十七叶后半叶左上角残缺。

以上十八处,在郑纯镐刊本中,都和郑世容刊本不同,不残缺或残缺情况不同。

显然,三十一个不同的书叶残缺的例子并不是发生在印刷的过程中,而是发生在印刷之后,即流传的过程中。也就是说,它们是人为主的结果。可能有人(书商,或读者)故意地裁去或撕去了某些完整的或局部的书叶,移作他用。再有一种可能是,许多读者翻阅后,有的书叶不幸磨损或毁缺了。然而,这只能说明现存的两个版本之间的差别,并不能证明哪个版本先印,哪个版本后印。要想证明哪个版本先印,哪个版本后印,只有依靠下述二例。

第一例是在郑世容刊本卷八第七叶前半叶第一行,张昭说:

主□自思与袁绍如何?

“主”下空缺一字。但在郑纯镐刊本卷八第七叶前半叶第一行,此字不是空白,而是“公”字,而且笔划粗,墨色新,呈现出明显的后添的

痕迹。

第二例则在郑世容刊本卷十一第二十七叶后半叶末两行,有两句云:

修短者不能用其长,造恶者不能为其善。

这十六字在郑世容刊本中完整不缺,而且没有流露出任何挖补、修改的痕迹,可信是保持了原版片的原貌。相反的,在郑纯镐刊本中,虽然也有这两句文字,却已失去了“长”、“造”二字,呈现出两个字的空白地位(“长”字第一笔依稀可见)。

这两个例子充分地证明,二本虽然使用了同一版片,却是郑世容刊本的刊印在先,郑纯镐刊本的刊印在后。

六、版片的断裂:孰先孰后?

版片刷印日久,不免会出现大小、长短不等的断裂的情况。这在我们判断使用同一版片的两个版本孰先孰后的问题时,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郑纯镐刊本和郑世容刊本都有版片断裂的情况。二本在很多地方是相同的,例如:

- 1)卷一第十四叶前半叶首行至第十四行“侍”、“敢”二字之间;
- 2)卷一第十五叶、第十六叶前半叶、后半叶每行倒数第六字和倒数第五字之间;
- 3)卷二第二叶后半叶第四行“里”、“扎”二字之间至末行“军”、“马”二字之间;
- 4)卷二第二十四叶后半叶插图有断裂痕。
- 5)卷三第十九叶前半叶首行“王”字至第五行“不”字。
- 6)卷五第三十九叶后半叶第六行“公”字至末行“卷”字。
- 7)卷六第一叶后半叶第八行“刃”字至末行“者”、“皆”字之间;
- 8)卷六第二叶前半叶首行“权”、“袁”二字之间至第十行“争”、“逐”二字之间;

- 9)卷六第五叶后半叶第八行“备”字至末行“曰”字;
- 10)卷六第六叶前半叶首行“然”字至第八行“东”字;
- 11)卷六第十三叶前半叶首行“书”字至第五行“其”字;
- 12)卷六第二十叶前半叶首行“于”字至第四行“守”字;
- 13)卷八首行“新”字;
- 14)卷九第五叶前半叶首行“大”字至第十四行“云”、“长”二字之间的断裂;其间,在断裂边缘的四个“云”字(分属于第三行、第十一行、第十三行、第十四行)都是新刻的,墨色浓而新。
- 15)卷九第六叶后半叶第六行“天”字至末行;
- 16)卷九第二十六叶后半叶第七行“延”字至末行;
- 17)卷十第十二叶前半叶首行“春”字至第十三行“魏”字;
- 18)卷十第二十七叶后半叶第十三行“史”字至末行“艾”字;
- 19)卷十第二十八叶前半叶首行“吾”字至第三行“吾”字;
- 20)卷十第二十八叶后半叶第十二行“诛”字至末行“先”字;
- 21)卷十一第一叶后半叶第十一行“命”字至末行“一”字;
- 22)卷十一第七叶后半叶第九行“蜀”字至末行“一”字;
- 23)卷十一第二十七叶第十一行“却”字至末行“使”字;
- 24)卷十三第十三叶后半叶第八行“拜”字至末行“曹”字;
- 25)卷十三第十八叶前半叶首行“步”字至第五行“问”字;
- 26)卷十三第三十二叶后半叶第八行“已”字至末行“当”字;
- 27)卷十三第三十四叶后半叶第七行“大”字至末行“一”字;
- 28)卷十五第三十五叶前半叶首行“乎”字至第十行“莫”字;
- 29)卷十七第十一叶后半叶第六行“关”字至末行“延”字;
- 30)卷十七第十二叶前半叶首行“离”字至第十行“议”字;
- 31)卷十七第十二叶后半叶第九行“再”字至末行“了”、“城”二字之间;
- 32)卷十八第十二叶后半叶首行“炮”字至第十二行“半”字;
- 33)卷十八第十五叶前半叶首行第二字、第三字之间至末行第

二字、第三字之间;

34)卷十八第十五叶后半叶首行“锦”字至第二行“疑”字;

35)卷十八第十六叶前半叶首行第二字、第三字之间至末行第二字、第三字之间;

36)卷十八第十六叶后半叶首行至末行“吾”、“便”二字之间;

37)卷十八第二十三叶后半叶第九行“庭”字至末行“得”、“做”二字之间;

38)卷十八第二十五叶前半叶首行“数”字至末行“武”字;

39)卷十八第二十六叶后半叶第七行“得”字至末行“掣”字;

40)卷十八第二十七叶后半叶第七行“又”字至末行“司”字;

41)卷十八第二十八叶前半叶首行第一字、第二字之间至第八行第一字;

42)卷十八第二十八叶后半叶第七行“权”字至末行“量”字;

43)卷十九首叶后半叶第八行“搦”字至末行“断”字;

44)卷十九第二叶前半叶首行“逞”字至第七行“引”字;

45)卷十九第二十叶后半叶第七行“铁”字至末行“荡”字;

46)卷二十第十七叶后半叶首行“者”字至末行“父”字;

47)卷二十第十八叶前半叶首行“有”字至末行“兴”字;

48)卷二十第十九叶后半叶第十三行“元”字至末行“之”、“意”二字之间;

49)卷二十第二十叶前半叶首行“可”字至第七行“众”字;

50)卷二十第二十八叶后半叶第九行“铁”字至末行“数”字。

以上五十处,郑纯镐刊本和郑世容刊本完全相同。这足以表明,它们使用的是同一版片。但是,这还不足以判断二本谁先谁后的问题。要想判断出谁先谁后,必须找出断裂大小、长短的不同来。

二本版片断裂的情况不完全相同者,有以下十一例:

1)卷一第十三叶后半叶每行倒数第六、五行至倒数第五、四行之间断裂,并且由此带来一个突出的现象:附近大约有十个字,字

迹模糊不清。以上这一点,郑纯镐刊本和郑世容刊本相同。但在郑纯镐刊本第九行,倒数第五字作“绝”,墨色浓而新,而在郑世容刊本上,此字却空缺。

2)卷二第一叶前半叶的断裂:郑纯镐刊本自第一行之“三”字起,郑少垣刊本至第八行之“未”字止,郑世容刊本则仅至第七行之“横”字止,第八行之“未”字完整无损。

3)卷五第十六叶前半叶插图,郑纯镐刊本有断裂痕,郑世容刊本无断裂痕。

4)卷五第二十叶前半叶插图,郑纯镐刊本有断裂痕,郑世容刊本无断裂痕。

5)卷六第六叶前半叶的断裂,郑世容刊本自首行“然”字至版心“六”字,郑纯镐刊本则自首行“然”字至第八行“东”字止。

6)卷十第十一叶后半叶第一行“天”字至末行的断裂:在第二行断裂线上的“王”字,郑纯镐刊本仅存下半边;“王”字之上的“罢”字,郑纯镐刊本也仅存最左边的少许笔画。相反的,在郑世容刊本上,“罢”、“王”二字清晰地显现在读者的眼前。

7)卷十一第二十七叶前半叶:郑世容刊本没有断裂,图左标目为“马超不允”四字,正文末行首二字为“玄德”;而郑纯镐刊本最后两行断裂,标目仅存“马超”二字的左半侧,正文“玄”字全缺,“德”字仅存下部的“心”字。

8)卷十五第十叶前半叶插图,郑纯镐刊本有断裂痕,郑世容刊本无断裂痕。

9)卷十五第十一叶前半叶郑纯镐刊本有断裂痕,郑世容刊本无断裂痕。

10)卷十八第十二叶后半叶的断裂:郑纯镐刊本自第八行“心”字至末行“缓”、“缓”二字之间;而郑世容刊本却是起自第九行的“蜀”字。

11)卷十九第二叶前半叶的断裂,郑纯镐刊本自首行“逞”字至

第七行“引”字止；郑世容刊本却至第九行“上”字止。

在以上十一个例子中，只有两个例子（即例6、例12）是郑世容刊本的断裂痕长而大，郑纯镐刊本的断裂痕短而小，其他九个例子正好相反，是郑世容刊本的断裂痕短而小，郑纯镐刊本的断裂痕长而大。这占绝大多数的九个例子可以证明，第一，郑世容刊本的刷印在先，这是因为它的断裂还没有那么长，那么大；第二，郑纯镐刊本的刷印在后，这是因为版片使用的时间久长以后，它的断裂的程度已经逐渐加大，逐渐加深。

七、怎样解释两个互相矛盾的结论？

这里有两个互相矛盾的结论。

第一个结论是上文第四节得出的：从二本卷末的木记看，郑纯镐刊本的刊行年代（乙巳，万历三十三年，1605）早于郑世容刊本的刊行年代（辛亥，万历三十九年，1611）。

第二个结论则是上文第五节和第六节得出的：从二本书叶和文字的残缺情况和版片断裂的情况看，郑世容刊本的刷印在前，而郑纯镐刊本的刷印在后；郑世容刊本的刊行在前，而郑纯镐刊本的刊行在后。

这两个水火不兼容的结论，必然一正一误。那么，孰正孰误呢？

必须指出，这两个结论的依据是有区别的。第二个结论的依据可以说是客观存在的铁证，非人们故意所为。对它们，不可能有别样的解释。而第一个结论的依据，表面看起来，它们是明文，似乎无可怀疑。但，这种明文是通过人手刻出来的。在刻的过程中，无意的错刻和有心的错刻都是有可能存在的。如果属于无意的错刻，那只不过是错刻了纪年的干支。如果属于有心的错刻，那就是故意要把自己这个版本的年代提前，以达到欺瞒世人（主要是对广大的购买者、阅读者，次要是对原先的版片拥有者）的目的。

第二个结论是正确的结论，第一个结论是错误的结论。也就是

说，不是郑纯镐刊本早于郑世容刊本，而是郑世容刊本早于郑纯镐刊本。

郑纯镐刊本木记上的干支，如果是无意的错刻，那么，“乙巳”二字很可能是“己巳”二字的讹误。己巳即崇祯二年（1629），此时，郑世容已是八十二岁的高龄^⑩，他把版片转让给郑纯镐（不论是有偿，还是无偿），便是可以理解的了。如果是有心的错刻，那就很难推测出郑纯镐刊本的确切刊行年代了，而只能道出它的上限：在万历三十九年（郑世容刊本的刊行年代）之后的任何一年都是有可能的。

郑纯镐的辈分恰恰晚于郑世容很多，这更增加了第二个结论的可信性。何以见得郑纯镐的辈分晚，而且晚很多呢？

八、郑世魁、郑世容、郑以祯是一家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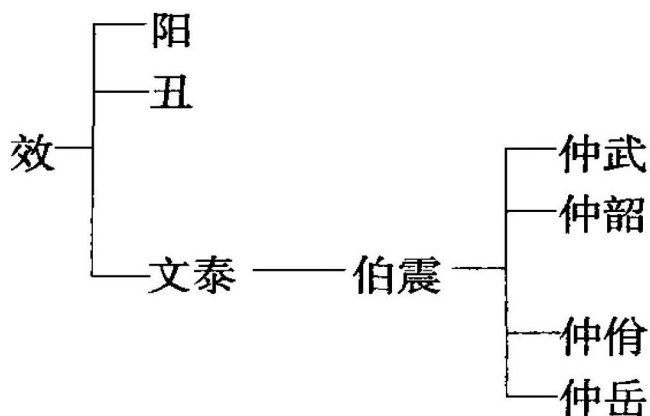
这四位郑姓刊行者出于一个家族。他们之间有着什么样的亲属关系呢？

从版本呈现的状况看，给予人们的印象是，郑世容和郑纯镐像是一家人，郑世容的辈分应在郑纯镐之后，他们二人和郑以祯的关系似乎比较疏远。其实不然。2004年9月23日上午，在建阳市文化局副局长谢道华和建阳市书坊乡党委书记叶建清两位的陪同下，我和齐裕焜教授等人访问了该地的郑氏后人，承他们慷慨允诺，让我们翻阅了他们所珍藏的《郑氏宗谱》。翻阅宗谱的结果，发现郑世魁、郑纯镐、郑世容、郑以祯四人之名赫然在目，因而了解到他们之间的真实的亲属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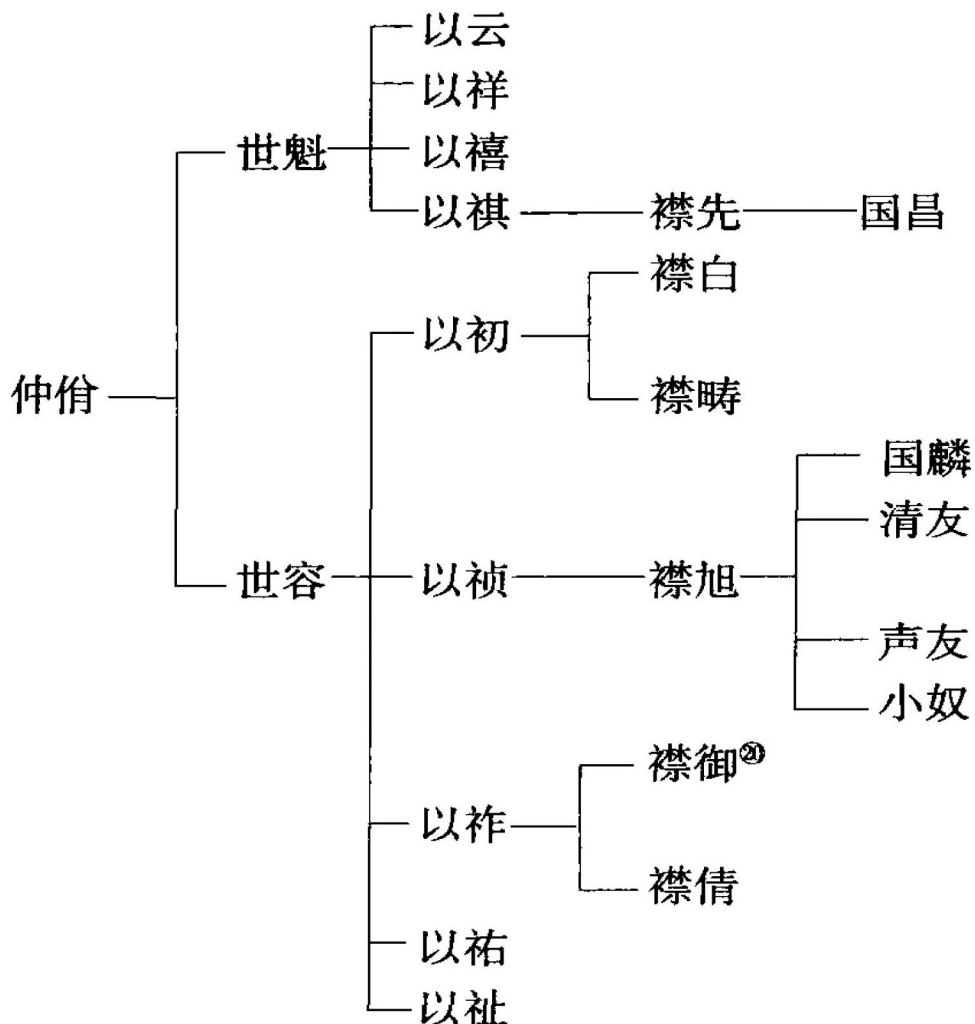
郑世魁、郑世容和郑以祯的世系如下：

十世郑澄、郑铁是两兄弟。郑铁有三个儿子：郑豹、郑效、郑兆。郑世魁、郑世容、郑以祯三人则是十一世郑效的后裔，被称为“潭西书林效公系”。

从十一世到十四世如下图：



十四世仲武、仲韶、仲岳三支可以省略不论。十四世仲侑一支的世系如下图:



从世系表可看出,十五世郑世魁(《三国志演义》郑氏宗文堂刊本的刊行者)是郑世容(《三国志演义》郑世容刊本的刊行者)的胞兄,十六世郑以楨(《三国志演义》郑以楨刊本的刊行者)则是郑世

容之子。

四个郑刊本的刊行者，竟有三人出于一家！

郑世容可算是郑氏先辈中的名人。宗谱中有他的画像，题曰“明大宾世容公遗像”。画像的后页配有“明大宾世容公赞”，其文为：“年高德邵，品谊清潭。达尊有二，赐爵惟三。光辉祀典，修理冢庵。兄弟既翕，和乐且耽。”下署“赐进士第、文林郎、知建阳县事黄国琦拜”。

宗谱中还有郑世容的小传：

世容，字公度，号云林，生于嘉靖廿七年戊申五月二十三日，歿于崇正十五年壬午十一月廿六日，寿九十五岁。两聘大宾。葬塘头湖。元妣黄氏。继妣刘氏，生于隆庆六年壬申六月廿九日，歿于万历四十八年庚申四月二十日。葬长钢埂头虎山；生三子：以初，以祚，以佑。继娶苏氏，生三子：以祺^②，以祯，以祉。

郑世容为什么被推举为“大宾”呢？原来这和他的父亲之死有关。据〔道光〕《建阳县志》卷十二“人物志”“宦绩”载：

郑仲侑，字翠峰，崇化里人。嘉靖四十二年，叛卒袁三、黄凤自信州斩关入闽，焚掠居民。县令邹可张知侑慷慨仗义，举为冠带义官，招募乡兵防御，杀贼甚众。已而贼求假道，侑佯许诺，欲诱而歼之。于是匿其二子与妻黄氏，率乡兵先伏于复船山下。贼果大至，侑力战，遂遇害。妻亦被执，过蔡墙桥投水死。贼怒断其尸而去。县令躬归吊奠，请于当事，旌其闾曰“忠勇节烈”；复举其子世容为义官。世容年至九十二，县令沈鼎科扁其堂曰“齿德山崇”。

郑世魁、郑世容兄弟二人的生卒年均可考知。据墓志铭，郑世魁生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卒于万历三十年（1602），享年五十八岁。《三国志演义》郑氏宗文堂刊本约刊行于万历十八年（1590）郑世魁四十六岁时^②。据宗谱，郑世容生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

卒于崇祯十五(1642)年,享年九十五岁。《三国志演义》郑世容刊本刊行于他六十四岁之时。

郑以祯生卒年不详。他是郑世容的次子。据宗谱,郑世容长子以初“生歿未详”,三子以祚“生于万历十六年二月初三日”。因此,郑以祯必生于万历十六年(1588)之前。除《三国志演义》外,郑以祯还有《战国策玉壶冰》八卷,刊行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现藏于美国国会图书馆。他的《三国志演义》当刊行于这一年前后。假设郑以祯生于万历十四年(1586),则他刊行《三国志演义》之时约为三十一岁。此时他的父亲郑世容年已六十九岁。

九、郑纯镐何许人也?

在郑氏家族中,郑纯镐和郑世容是什么关系呢?

十世郑铁是他们共同的祖先。郑世容是郑铁次子郑效的后裔。郑纯镐则是郑铁长子郑豹的后裔,被称为“书林石溪豹公系”。

郑豹之子文锦。文锦有两个儿子,长子伯桂,次子伯员。伯员有四个儿子,长子仲龄,次子仲珠,三子仲奎,四子仲衡。仲龄有两个儿子,长子世科,次子世杰。

十五世世杰(即纯镐的曾祖)以下的世系,图见下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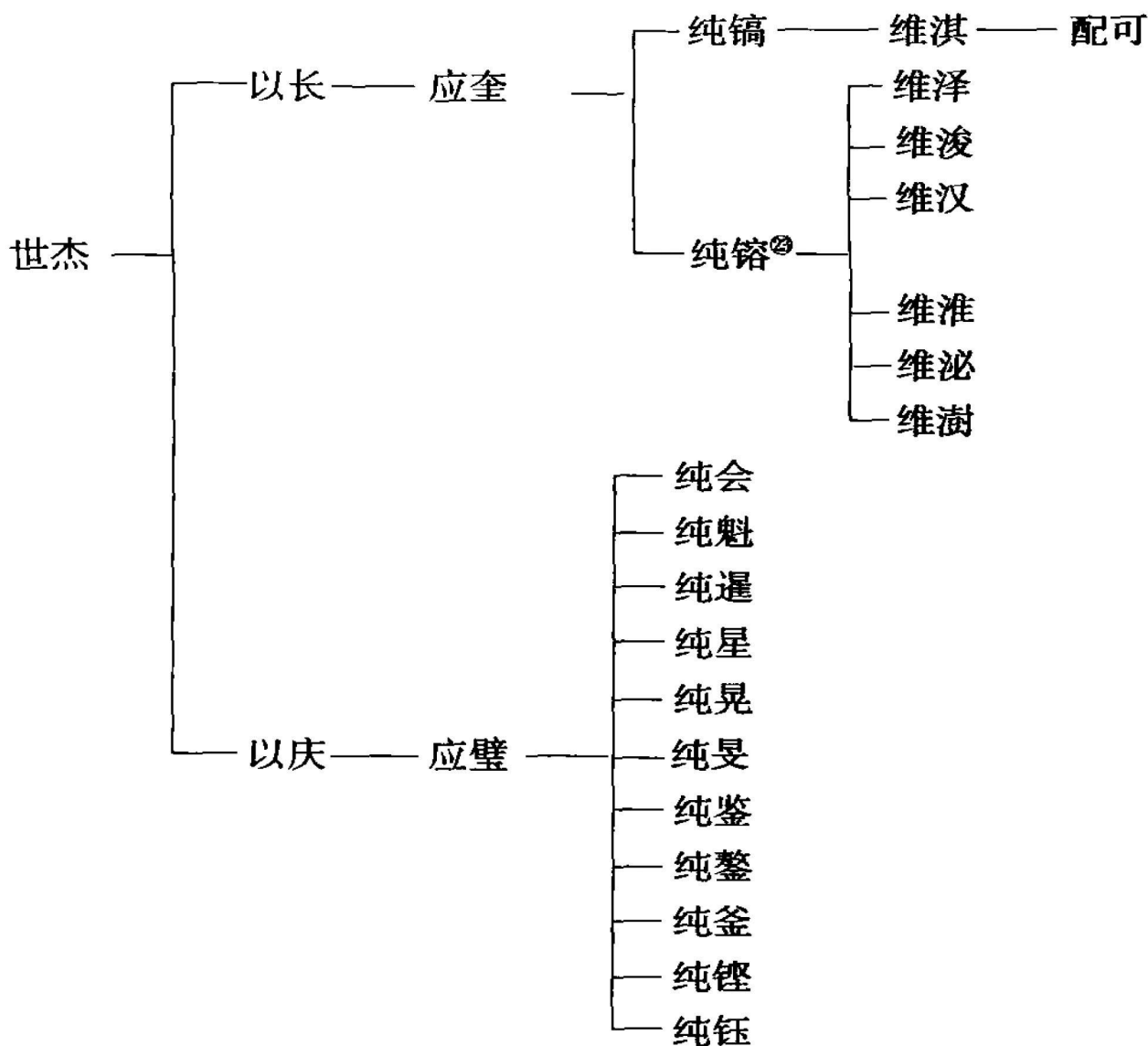
郑纯镐在宗谱中列为十八世。他的小传说:

纯镐,应奎长子。妣朱氏,节娘,生一子:维淇。葬姜岭后,在聚垣公左边,无碑。

宗谱中也有郑纯镐之父郑应奎的小传:

应奎,以长之子,号聚垣。葬姜岭后。妣黄氏,义娘,生二子:纯镐,纯镕。

郑纯镐刊本的刊行者署名是“郑少垣”、“联辉堂”,而不是“郑纯镐”。但在宗谱上,在郑纯镐的名下,并没有“字少垣”或“号少垣”的记载。那么,怎么知道“郑少垣”就是“郑纯镐”呢?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冯琦补纂、王衡编次的《鼎镌纂补标题论表策纲鉴正要精



抄》二十卷，刊行者的署名为“书林少垣郑纯镐绣梓”。卷末有木记云：“万历丙午春联辉堂郑少垣梓。”丙午即万历三十四年（1606）。这就证明了，郑纯镐、郑少垣实为同一人。“纯镐”是他的名，“少垣”则是他的号。宗谱上说，他的父亲郑应奎“号聚垣”。这就是他以“少垣”为号的原因^②。

在郑氏家族中，郑世容是十五世，而郑纯镐却是十八世。也就是说，郑纯镐实际上是郑世容曾孙一辈的人。

因此，我们说，郑世容刊本刊行在前，郑纯镐刊本刊行在后，这是可信的。

十、几个特殊的现象

从四个郑刊本可以看到明代《三国志演义》建阳刊本的几个特殊的现象。

《三国志演义》的版本问题是相当错综复杂的。简而言之,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版本系统。一个系统以嘉靖壬午本为代表;建阳闽刊本构成了另一个系统,它的领头羊则是叶逢春刊本。然而,有时候,两大版本系统并不是那么泾渭分明的,往往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郑以祯刊本和吴观明刊本就是两个例外。

如果从刊行的地域和插图的形式着眼,郑以祯刊本自然应该属于建阳刊本。但它的文字内容却接近于嘉靖壬午本、周曰校刊本那个版本系统,而和建阳刊本迥然不同。

到了万历末期,在《三国志演义》版本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开始出现了一个新的品种:名人评本。最为突出的是李卓吾评本^⑤。一般来说,从文字内容判断,李卓吾评本应该属于以嘉靖壬午本为代表的版本系统。现知最早的李卓吾评本是吴观明刊本。然而,吴观明刊本却刊行于建阳。

《三国志演义》版本中存在着插增关索的问题。被插增进去的关索却不是一个,而是两个。一个,我们把他叫做关索A;另一个,不妨叫做关索B。关索A在诸葛亮南征、“七擒孟获”中出场,关索B则在关羽镇守荆州、刘备入川之时露面。插增关索A的建阳刊本,有熊清波刊本、刘龙田刊本、朱鼎臣辑本、熊佛贵刊本、黄一鶚刊本(黄正甫刊本)、杨美生刊本、日本天理图书馆藏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魏氏刊本等。插增关索B的建阳刊本则有余象斗刊本甲本(双峰堂刊本)、余象斗刊本乙本(“评林”本)、郑世容刊本、郑纯镐刊本、杨起元刊本、汤宾尹校正本等。看上去,这似乎可以作为一个明确的分类的标准。然而,熊飞刊本却是既有关索A,又有

关索 B，你把它归入哪一类呢？

明代《三国志演义》建阳刊本的出版有着浓厚的家族的色彩。它们的刊行几乎不超出五六个家族的范围之外。例如，郑姓有郑世魁刊本、郑世容刊本、郑以祯刊本、郑纯镐刊本等；熊姓有熊佛贵刊本、熊清波刊本、熊成冶刊本、熊飞刊本等；刘姓有爱日堂刊本、刘荣吾刊本、刘龙田刊本等；杨姓有杨春元刊本、杨美生刊本等，黄姓有仁和堂刊本、黄一鹗刊本等。其中，只有郑世容刊本和郑纯镐刊本用的是相同的版片。另有余姓，则余象斗一人就先后刊行了两种不同的《三国志演义》。

在建阳，同一家族出版好几种不同的《三国志演义》刊本。有的是有偿或无偿地继承了上代的刊行权。有的则是把上代已刊行的版本撇在一边，另起炉灶，刊行自己选中的另一种不同的版本。像熊成冶和熊飞，他们是父与子的关系，但是，熊飞刊本的内容文字有别于熊成冶刊本，而且它还放弃了建阳刊本特有的那种上图下文的形式，创造了两部小说（《水浒传》和《三国志演义》）一上一下、容纳在一叶之内的独特的版式。郑世容和郑以祯也是一对父子，然而郑世容刊本和郑以祯刊本却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版本系统。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几种特殊的现象呢？同一个家族内部的人，他们为什么都来刊印同一部小说《三国志演义》？四个郑刊本之间存在着或大或小的差别，刊行者们为什么要刊印不同版本的《三国志演义》？

原因很简单，那是一部受到广大读者、购买者欢迎的畅销书。刊行什么样的书籍，如何选择，一切取决于市场的需要。只有适应市场的需要，方能打开销路。只有展开你追我赶的竞争，方能站稳脚跟，方能在商场上获取最大的利润。这就是商场古今不变的规律。

注：

①郑世容刊本（日本京都大学文学部藏）卷四末叶错置为卷十四末叶。

《古本小说丛刊》第三辑影印本（中华书局，1990年）沿袭了这个错误。

⑮按：郑世容刊本影印本在第十叶后半叶注云：“以下原阙一叶。”误。第十一叶前半叶存在，但其叶码所在的左下角残缺，且原缩微胶卷使第十一叶后半叶和第十二叶前半叶重叠，造成了假像。

⑯关于郑世容的年龄，请参阅下文第八节援引的《郑氏宗谱》郑世容小传。

⑰郑襟御的“御”字，一作“彻”，未详孰是。

⑱在郑世容小传中，“祺”字右半之“其”讹为“共”。又，郑世容小传说他有六个儿子，但世系表上只有五个儿子。缺少的那个人是郑以祯之兄以祺。当时因郑世魁之子均已殇亡，故将以祺过继与世魁为嗣子。

⑲请参阅上文第一节。

⑳表中的“纯榕”，或作“纯榕”，未详孰是。

㉑郑纯镐的联辉堂又名三垣馆。《三国志演义》郑纯镐刊本封面有“三垣馆郑氏少垣刊行”字样。不知起名“三垣”的含义何在，待考。

㉒与此同时，《水浒传》和《西游记》也有“李卓吾评本”问世。

作者工作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